

酷萌暖爱第一人 黑果

谱写完美现代版『这个杀手不太冷』

黑果

◎ 著

你好， 我的傲慢绅士

新增独家番外

Q版贵族签章卡片、
精美书签、海报，超值典藏

这是一场“变态”贵族大叔与
狡猾流浪少女的真心争夺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好， 我的傲慢绅士

黑果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好,我的傲慢绅士/黑果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7331-9

I. ①你… II. ①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4364号

书 名	你好,我的傲慢绅士
作 者	黑 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31-9
定 价	32.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第一章】
特殊的女孩**

她尝试着出声：“我是个孤儿，从有记忆开始就在流浪，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所以只要您给我吃喝，不虐待我，我就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地逃跑，我会非常听话，努力不给您惹麻烦……可以吗？”

36

**【第二章】
谋士般活着**

Winston坐在床上看着她，暗红色的丝质睡袍胸口处大大地敞开，露出结实性感的胸膛。他慵懒地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雪茄，缥缈的白色烟雾遮挡住他深邃的眸。

他很少抽烟，可每一次都有一种成熟男人特有的肆意而糜烂的味道，非常性感。

70

**【第三章】
他温雅如初**

他像见到了自己宠爱的小辈的长辈那样和蔼温煦：“好久不见，Bear。”

107

**【第四章】
我想拥有她**

“没关系，宝贝儿。过来。”他声音低沉，满是蛊惑。

你好，我的傲慢绅士

142

【第五章】
原来这是爱

就像一阵风将地面上的气球吹走一样自然，小贝听着他的心跳，仿佛又嗅到了那股淡淡的甜甜的花香，一直渗透到心底深处。
不需要言语，她明白了。

177

【第六章】
优雅的求婚

命是我们自己的，可更多时候，我们只会因为别人而去珍惜。

208

【第七章】
我们不分离

“如果你把跟我的未来时间定为二十年，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要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爱我，珍惜我，因为时间过去一天，就少一天。”
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又变得年轻起来。
“好。”他说。

246

番外一 爱是让你展翅高飞

260

番外二 平凡即是幸福

你好，我的傲慢绅士

她尝试着出声：“我是个孤儿，从有记忆开始就在流浪，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所以只要您给我吃喝，不虐待我，我就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地逃跑，我会非常听话，努力不给您惹麻烦……可以吗？”

【第一章】 特殊的女孩

天空阴沉沉的，就像一块色彩浓重的布压在头顶，让人喘不过气来。

繁华的伦敦市一个阴暗的街区角落，衣衫褴褛的大小孩子们聚集在破旧废弃的空屋内，年纪在八岁到十六岁不等，都是孤儿。

小贝蹲在角落里，昏暗的灯光下，脏兮兮的脸上一双眼眸漆黑明亮，就像一匹小狼。

“喂，你是新来的？”身边挤来一个女孩，疑惑地看着她，吐着英语单词的声音沙哑。

小贝点点头：“我不久前从这座房子外面经过，被两个男孩拉进来的。”

“噢……”女孩遗憾同情地看着她，“你知道你体内流的是哪个国家的血吗？他们说长得像韩国人，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好像我连上辈子都待在这个鬼地方。”

小贝没说话，目光遥遥地穿透墙上又高又小的窗户，是东方。

女孩见小贝没回答也不在意，又道：“你别担心，一个人流浪总是没有大家伙聚在一起讨生活来得容易，我们都是没有家人的人，挤在一起好歹冬天不会那么冷，弗雷德他们虽然混蛋了点，总会拿走我们大部分的辛苦钱，但是我们好歹还有这间破房子遮风挡雨，不至于饿死。有时候我们还能一起演戏，得来更多的钱和食物。”

“辛苦钱”指的是在外乞讨得来的钱。弗雷德是这一群流浪孩子的头目，一个二十几岁的白人，他带着几个手下，有目的地将这一片区域的流浪孩子聚集起来。

小贝刚刚准备从湿漉漉脏兮兮的工地上回平日的住所，弗雷德的人以为她是新来的未成年流浪孩子，不顾她的意愿将她拉了进来。

“他们为什么把门锁了？”小贝看着那扇紧闭的门，问那女孩。

“锁了？”那女孩怔了下，随后猛地流露出恐慌的表情，肩膀瑟缩起来。

此时，那扇紧闭的门打开了，哐当一声响，吓得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看向门口。

弗雷德笑容谄媚，卑躬屈膝地站在门边，戴着面具、西装革履的两男一女走了进来，他们的衣服鞋子不染纤尘，像误入了贫民区的富贵之人。

“都抬起头来！”弗雷德大喊。

没有人敢忤逆他。

他们的视线像打量商品一样从每个人身上扫过。

小贝感到一种恐慌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忽然，一声低低的抽泣从某个孩子口中发出，然后引发出更多的低泣声。

小贝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她看向身边的那个女孩，那女孩紧张地屏着呼吸，脖子僵硬地挺着。

“怎么了？”小贝凑过去低低地问，她们在角落里，没那么容易被看到。

女孩眼球颤抖地看了小贝两眼，伸手在满是水泥灰的地上写起字来：

“弗雷德总是隔一段时间带一些贵客来挑仆人，有些人被挑走后过段时间会被送回来，情况很糟糕……有钱人的怪癖。”

小贝瞬间懂了。她想，情况一定比语言上表现出来的更糟糕，有一两个词汇要加上双引号比较合适，否则不会让那么多人感觉恐慌，害怕被挑中。

“那两个姑娘可以出来让我看看吗？”一个面具男指着人群中两个棕色头发的女孩。

两个女孩吓得呜呜哭泣，看着那个指名要她们的男人摇着头恳求，却被弗雷德三两下跨步过来给扯了出去。

她们吓得尖叫挣扎。

“闭嘴！”弗雷德愤怒地吼叫。

很多女孩都跟着低泣了起来。

小贝是个异类，她抱着双膝坐在角落里，脸上脏兮兮的，衣服也脏兮兮的，她没有掉一滴眼泪，从很久很久以前，她就知道，哭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她冷静地打量着那几位买家，却一时忘记，在其他人都紧张得恨不能把头埋起来的情况下，她的冷静哪怕藏在角落里，也变得显眼起来。

小贝忽然感觉一道灼人的视线落在她身上，下意识地看过去，看到一个穿着黑西装戴金鹰面具的“贵宾”在看她，两个人的视线仿佛在空中交汇，小贝感到一种兴味盎然中夹带着瘆人的浑浊的东西，像一张网一样缓缓地就要将她包裹起来。

小贝的心脏咯噔了下。

那个人的手缓缓地朝她指了过来，戴在食指上的翡翠戒指炫目迷人，他正要开口。

“Well，我来得正是时候。”低沉的声音从那扇门后传了进来，突兀得就像一颗珍珠在黑暗中温柔地发起光。

那个人伸向小贝的手指随着主人的转身从小贝身上转移开。

小贝松了一口气。

那扇门后走进来一个乍一看气质十分温和儒雅的男人，戴着一副黑色的燕子面具，遮着上半张脸。

“Fitzgerald？”小贝忽地听到旁边传来低低的倒抽冷气的声音。

小贝心下一动，她知道这个名字，费兹杰拉，很老很老的大贵族，费兹杰拉财团更是全球少数的王者之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三根手指就能数出来。

她往声源处看去，在略昏暗的灯光下，那么多张脏兮兮的小脸和几乎一样惊恐的表情让她分辨不出说话的是谁，于是她又扭过头去看那位尊贵的费兹杰拉。

“上帝，我们还以为您不来了呢。”正要上去招呼的弗雷德被一个急匆匆赶来的高大的白人给推开了，仍是一脸谄媚。

“家里那头小老虎总是不听话，我不得不重新找一只爪子不那么利的。”那声音仿佛还带着些许让人放松的笑意。

“是的是的，宠物的话，还是养猫比较好，安静乖巧而且爱干净。”

先来的几人没有出声，大家心照不宣地沉默着，退后。

那个戴着金鹰面具的男人手指慢慢地转着自己另一根手指上的翡翠戒指，面具下目光幽幽。

那位费兹杰拉先生先一一打量着那些已经被拉出去的被看上的“仆人”，偶尔会停在某个人面前，可看到的都是一双双充满泪水和恐惧的眼，他的眉头皱了皱，似乎突然间失去了兴趣。忽地，他听到一道清脆的声音怯怯地响起。

“您可以把我带走吗？”

所有人都怔住了，在这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被点名的人怔了下，朝声源处看过去，看到一个脏兮兮的看起来年纪很小的女孩坐在角落位置怯怯地看着他，带着些许恳求和期盼。

她见他没有说话，又尝试着出声：“我是个孤儿，从有记忆开始就在流

浪，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所以只要您给我吃喝，不虐待我，我就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地逃跑，我会非常听话，努力不给您惹麻烦……可以吗？”

小贝本能地感觉到，跟着这个人走，好过被那个戴金鹰面具的人带走。

她察觉到，那道炙热得让人有些害怕的视线又落在了她身上，她的行为激怒了那个金鹰面具男，她心下更紧张，于是目光越发渴求地看着那个男人。

既然误入了这个圈子，那她就只能为自己寻找一条相对好一些的路了。

被恳求的男人盯着这个大胆的女孩看了一会儿，然后露出慈祥得像父亲一般的笑容：“真是聪明的女孩。”

这里的哪一个孩子不是孤儿？可只有她会将这些所有人都知道的信息变成简单但有用的砝码。

外面风雨欲来，空气很是湿热。

小贝本来就在外面的工地上干了几个小时的活儿——为了她明天的十英镑饭钱，被带到这儿后，跟一群人挤在一起，此时一身臭汗。

所以走到那个男人面前时，她下意识地收拢自己脏兮兮的脚指头，小心翼翼，不敢靠太近，看起来乖巧又惹人怜爱的模样。

她在高大的男人面前娇小得像个孩子。

Winston看着她这模样，唇角勾起温和的弧度。他仿佛丝毫没有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朝她伸出手，看着小贝犹豫地把脏兮兮的手放进他的掌心，然后就像一个父亲牵着他的女儿一样，带着她走出了这个拥挤的臭烘烘的鬼地方。

哦，是的，自从坎迪尼斯那个发誓要把黑市一锅端的“极端分子”上台后，为了躲避近几年越来越严格的相关政策和坎迪尼斯那个“狂犬病患者”的疯狂打击，黑市那些人想方设法地将“商品”的存在合理化，甚至让“商品”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件商品。

多愚蠢啊，传说中被卖了还帮忙数钱的小笨蛋们。

这个男人的手掌温暖厚实，有着粗粗的茧子，他身高几乎有一米九，而她才堪堪一米五，他牵着她走，她必须得小跑着才能避免被他在地上拖着。

于是像电影幕布一样被灯光照得昏黄的墙壁上，出现了这样的皮影戏：

高大的男人不快不慢地走着，被他牵着的疑似他女儿的小姑娘则憋着一口气小跑着跟着。

他看了她一眼，似乎觉得很有趣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走得更大步了一些，看着她更努力地用不惊动他的小心翼翼的步伐追着。

已经是晚上了，风微凉，大雨将至，小贝觉得有些冷了。

他们从阴暗的小巷走出，进入偶尔有人走过的街区道路的时候，小贝已经有些喘了。

一辆黑色的房车停在路边，她跟着他上了宽敞的房车，司机启动车子。

小贝这辈子摸都没摸过这种豪车，更别说坐了，再加上此时此刻的情况，她拘谨地坐着，背部都没有靠到靠背。

“我叫Winston·Fitzgerald（温斯顿·费兹杰拉）。告诉我你的名字，小家伙。”那道仿佛在轻轻耳语的低沉声音在头顶响起。

小贝下意识地看过去，蓦地怔了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了面具，露出了面孔。

不得不说，这是小贝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比那些在画报上见过的男明星还要英俊，黑色的发，深邃如海的深色蓝眸，两鬓的发有些灰白，眼角有些笑纹，给人的感觉温和儒雅，不像是会走进刚刚那种地方的人，也不像一个大财团的BOSS，更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英伦学者。

他四十岁了，可如果不是那一点白头发和笑纹，说他刚三十岁也没有人会怀疑。

车子碾过一个防滑凸起，轻轻地颠了下，小贝回过神来，看到他唇角的微笑，脸红了红，不好意思地道：“Bear，他们都叫我Bear。”

“Bear？”Winston看着小贝，不知为何，眼角的笑意又深了些。

小贝以为像Winston这样的老牌大贵族住的地方会是一座大庄园，就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带着非常大的前院和后花园，以及一个复古的充满中世纪味道的诺曼风格或者哥特式风格的大城堡的庄园，结果并不是，只是一栋很普通的三层大别墅，位于宁静偏僻的半山腰，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大别墅内只开着一盏灯，空荡荡的没有人。

“你需要先洗一个澡，亲爱的Bear。”Winston牵着她上了二楼，挑了一间客房，带着她进了浴室，温和地道。

他说完并没有离开，反而挽起白色衬衫的衣袖，露出白皙结实的小手臂，背着她在浴缸里放水。

水声哗啦啦地响着，白色的雾气很快将浴室充满，镜子模糊得再也映不出人影，一会儿后，水满了。

“过来吧，Bear。”

他语气温和得就像在召唤不足七八岁、还需要他动手帮她洗澡的小女儿。

小贝蓦地头皮抽紧，紧张了起来。

那只温暖厚实的手轻轻地脱掉了她脏兮兮、松松垮垮的衣服，他忽地怔了下，视线落在她的脖子下面，似乎看到了出乎他意料的东西。

小贝全身僵硬，脸颊泛红，满是羞耻。

“我想我忘记了一个问题，你几岁了？”

小贝猜想，也许他更想看到一具扁平的尚未发育的小女孩的身体，可惜她不是，虽然她娇小瘦弱娃娃脸，但身体还是有按照比例在生长的。

“……18。”

“噢。”他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感叹，没有再说什么。

她像只被剥了壳的虾站在衣冠楚楚足以当她父亲的男人面前，然后听从命令走进浴缸里。

他帮她清洗着头发和躯体，她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毫无保留，一种羞耻感将她淹没，而更让她感到羞耻的是，这个男人全程都在用一种温和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就像父亲看着女儿。

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父亲会帮一个已经成年身体健康的女儿做这些事。

她宁愿他用看女人的目光看她，这样她就不会有那种可耻的禁忌感。

洗完后，她被他用白色的大浴巾包裹着像抱孩子一样抱了出去，放在柔软的床上，然后他走出去，小贝乖乖地保持着姿势坐在原地，抓着身上让她有些安全感的浴巾，不一会儿就见他拿着一一条淡粉色的睡裙走了进来。

他充满歉意地看着她：“很抱歉，你来得有点突然，我还没有给你准备那些东西，你先穿简的，明天带你去买。”

简？小贝脑子里闪过一丝疑惑，乖巧地点头。

他帮她穿上睡裙又给她吹干了头发后，忽然盯着她看，那双蓝色的眼眸深邃得就像看不到底的深海，他是那样英俊，哪怕已经四十岁，除了两鬓些许的灰白和眼角的笑纹，那张脸上没有丝毫泄露年龄的地方。

小贝在他眼里看到自己非常乖巧地坐在他旁边的身影，紧张得就像随时会被吃掉却又强装镇定的小动物。

他又笑了起来，眼角拉出温和的笑纹，他伸出手揉揉她被吹风机吹干后还带着温度的发，声音温和又充满慈爱：“乖女孩。”

他很满意她的听话乖巧。

小贝看着他走出去，看着关上的房门，放松下来后才发现自己有多紧张。

她打量着这个房间：色彩偏暗的各色几何图形组成的长毛地毯，踩下去的感觉似乎很好；白色有花纹的大衣柜，里面以后会塞满各种属于自己的漂亮又昂贵的衣物；还有公主睡的那种大大的带有蕾丝床幔的床……她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而现在，她隐约知道，她要用什么来换取这些了。

翌日。

下过一场大雨后的空气有些潮湿，天气也不太好。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天气最适合躺在床上舒服地睡个够，小贝却被一道很尖锐的声音惊醒。

“……走！……啊！……呜呜……”

隔着门，小贝听不太清楚，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迟疑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去，把门打开一条缝，声音便清晰了起来。

“放我走！你这个变态！我要回家！呜呜呜……我诅咒你！你这个神经病！变态！你会下地狱的！……”

那声音尖锐得叫人打从心底发憷，而且竟然是从她斜对面的屋子里传来的，那间屋子的门开着，小贝看不到里面的情景，她忽然低头看着身上的睡裙，想到Winston嘴里提过一次的“简”。

Winston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脸色看着不太好，忽地一眼看过来，小贝吓了一跳，连忙掩耳盗铃似的缩回去，可不到两秒，她打开房门，看着已经站在门前的男人，低声道：“对不起……我被吵醒了，想看一下是怎么

了……”

他的脸色好了一些，温和地看着她：“我想是这样的，你是个乖女孩，Bear。去洗漱吧，然后下楼来吃早餐。”

“嗯。”

小贝走进浴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接了两捧水泼在脸上，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冷静，冷静，冷静……”

小贝再次打开房门的时候，还隐约能够听到从那间房里传出来的女声，只是声音虚弱了不少，这样一听，似乎还是个挺年轻的声音，就像一条冰冷的蛇缓慢地爬上背脊，小贝抑制住好奇和恐惧，往楼下走去。

这栋别墅的装潢偏白，很多东西都是白色的，连地板都是干净的、有点透明的白，厨房是开放式的，跟餐厅连在一起。她听到动静走过去，看到那个男人正在餐厅里忙活。他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正在切东西，姿态优雅又自然，神情温和认真。

小贝有一瞬间的恍惚，她差点忘记这个男人叫Winston·Fitzgerald，差点忘记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和庞大财富的老牌大贵族，差点忘记楼上还有一个疑似被他囚禁的女人。

他侧头看过来，看到她，指了指餐桌的方向。

小贝回神，乖乖地走到餐桌边上，长方形的白色餐桌旁有六把椅子。

小贝迟疑了下，坐到主位左下方的那把椅子上，她小心地朝他看去，看到他暗含满意的温和慈祥的笑，好像在说：真是个聪明的乖女孩。

早餐很丰盛也很营养，小贝没吃过这样丰盛又安宁的一顿早餐，并且就在距离她相当近的地方，是一头似乎正在悠闲地度着假的费兹杰拉白狮。

司机开着车子来接他们，Winston先生准备实现昨晚说过的事——带小贝去买东西。

车厢宽敞舒适，飘荡着淡淡的怡人的薄荷香气。

小贝像洋娃娃一样被他抱在怀里，她能清晰地嗅到男人身上跟他的笑容一样温和的类似于皂角的味道，距离过于接近，她能感受到太多东西，比如他胸膛里的心跳以及自己臀下压着的男性特有的部位。

她尽力不让自己动弹，可它还是渐渐有了些动静。

她全身僵硬，时间仿佛变得漫长难耐，可一直到车子开进繁华的商业区，Winston都没有做出任何暧昧不规矩的举动，他牵着她走进商场，看着她的眼神依旧温和而充满慈爱，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她的错觉。

她的掌心不受控制地冒出汗水，心脏紧张地跳着。她从小流浪，又长着一张明显的黄种人的脸，不知道遭遇过多少恶意，她自认为是擅长观察人心的，可她实在看不透这个男人，真的看不透。

他在商场里给她买了很多东西，一如她所想的那样——一柜子漂亮又昂贵的各种衣物和饰品，她像个洋娃娃一样乖巧听话地任他摆弄。

高大的黑人司机在后面提着购物袋，满得他的手都快抓不住了。

停车场在商场顶楼，Winston牵着她就要走进前往顶楼的电梯时，她的脚步顿了顿，被握在掌心的手微不可察地收了收，险些握成一个拳。

身体上的反应被她及时冷静地控制住了。

司机正拎着东西在电梯里等着他们。

Winston低下头看向突然停住脚步的小贝，英俊的面容上温和的、礼貌性的笑容中有些淡淡的疑惑。

小贝看着他大海般深邃能包容一切却又时常暗藏杀机的眼眸，背脊唰地冒出冷汗，眼里流露出一丝恐惧，仰着头看着Winston，像只受了惊吓的小仓鼠，可又不四处乱窜，只是这么安静又害怕地看着他，叫人忍不住心软。

那双深海般平静又危险的眼眸里泛起浅浅的波纹，悄然间又温和了些许。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Winston先生。”小贝紧张地抓着重身的衣料小声地说。

“是吗？需要我陪你去吗，Bear？”

小贝扭头看了眼就在后面一点的卫生间，乌溜溜的眼睛看着他，轻轻摇了摇头。

Winston微笑着点头：“那我们在停车场等你。”

小贝一进入女洗手间便立刻伸手扶住墙，旁边经过的女士忍不住问她需不需要帮忙，谢绝了女士的好心，小贝鼓着两腮深深呼吸了几下，渐渐平稳下心跳，确认自己可以站稳后才直起身子。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让她心惊胆战。即使如此，该

做的每一件事她都不会因为恐惧就不去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以培养，今天他或许只能勉强允许她一个人来洗手间，只要她乖乖回到他身边，让他产生自己怎么样也不会逃跑的感觉后，以后他就可能允许她自己走在伦敦的街头。

她走到洗手台前，冰凉的水冲刷过她的双手，她搓着搓着，忽地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漂亮的白色裙子、精致可爱得像个东方娃娃的女孩，脑子里蓦地回荡起今天早上那个歇斯底里的叫声。

神经病、变态、下地狱……

奇怪，她为什么不逃跑，而是要计划得到那个危险的男人的信任？这里是人来人往的大商场……

她看了眼门，心脏扑通扑通跳得越来越快。如果逃跑，成功的几率似乎很大。

停车场里安安静静的。

Winston坐在开着空调的宽敞车厢内，封闭的车厢里空气有些压抑。

戴着墨镜穿着黑西装强壮得仿佛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的司机兼保镖坐在驾驶座上，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低声问道：“Boss，需要我去看一下吗？”

现在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男人靠着靠背，闭眼假寐，闻言也没有出声。他面上气定神闲，可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本来以为真的会是一只聪明的小猫，现在看来……

“先生。”前面的司机又出声。

Winston睁开眼，深邃的蓝眸中映出前方逆着光走进停车场的女孩，她像只轻盈的猫一样快步跑来，气喘吁吁的。

司机快步下去给她打开门，女孩爬上来，充满忐忑和歉意地看着他：“对不起，我肚子有些疼，耽误您的时间了。”

她在离开洗手间往出口跑了几步后瞬间拉回了理智。

她怎么会觉得，自己能够跑掉？Winston是什么人？费兹杰拉又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如果今天不是小贝，而是另一个人，她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逃跑、报警或者寻求各种帮助。

然而，她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控告Winston。看，她是孤儿，什

么都没有，而他，好心将她带离肮脏阴暗的角落，给她衣服给她吃喝，连一巴掌都没有打过她……

所以，她的逃跑也许反而会让你自己陷入危机之中，那种男人不是可以利用完就扔掉的人，她继续当一个乖巧的宠物也许还有机会舒舒服服地活着，哪怕就在她的斜对面有个可疑的被囚禁的女人……

男人眼里闪过一丝诧异，然后饶有兴趣地眯了眯，随即温和儒雅地微笑起来，又把女孩抱起来放在腿上，让司机开车。

“聪明的女孩。”他抚摸着她的发，又一次低声说道，声音洒在她的耳朵上，小贝的耳尖敏感地红了一些，却不敢动弹。

司机将他们送回了别墅，把今天买的东西全都提到了她的屋子里。空荡荡的衣柜被装满，床上也多了两只跟小贝一样大的棕色泰迪熊玩偶。

昨天还空荡荡的房间在短时间内被填满，好像她不是昨天晚上才来的住客，而是居住了很久的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女儿，充满了被宠爱和甜美的味道。

Winston先生把她当成他的洋娃娃或者宠物，他丝毫不吝啬在她身上花钱，给她打扮，甚至亲自下厨动手喂养她，但是不容许逃离，也不容许顽皮得太过分，如果很乖巧听话，那就最好。

吃晚餐的时候，小贝忽然这样想，并且猜测，楼上那位被囚禁起来的，会不会就是Winston在那个地方说的爪子很利很不听话的小老虎？

她有些在意那个人。

如果那人是上一任“宠物”，那么多亏了她的不听话和失宠，才能让自己遇到Winston，才能利用他躲过那个危险的金鹰面具男，并且就目前看，只要不行差踏错，自己就会有好日子过。

可如果那人不是宠物，那她为什么会被关在上面？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遭受那样的待遇？

小贝在生活中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伤，可越是这样，她越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她还没有尝过所谓的幸福的滋味，所以她不会轻易让自己出事。

“先生……”小贝拿着Winston递给她的橙汁，小口地喝了一口，大眼